

月上重火

YUE SHANG CHONG HUO

之水落石出

天籁纸鸢·著

三分心事，两岸垂柳，一曲烟波黯自流。落花随水，人不如意，几番愁绪，笑叹他人皆不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系列·貳

图字01/910(910)图字01/910

月1日出版
ISBN 7-309-03900-0
定价：12.00元

1. 月1日出版
2. 月1日出版
3. 月1日出版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7003号

月上重火

YUE SHANG CHONG HUO

之水落石出

天籁纸鸢·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上重火之水落石出 / 天籁纸鸢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85-3906-6

I. 月… II. 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7003 号

月上重火之水落石出

策 划: 刘 刚

作 者: 天籁纸鸢

责任编辑: 王 贺

特约策划: 非 走

特约编辑: 冉 苒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906-6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ONTENT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3
第三章	•022
第四章	•031
第五章	•040
第六章	•049
第七章	•058
第八章	•067
第九章	•075
第十章	•084
第十一章	•092
第十二章	•100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8
第十五章	•128
第十六章	•136
第十七章	•147
第十八章	•154
第十九章	•160
第二十章	•165

目
录

CONTENT

第二十一章	•171
第二十二章	•178
第二十三章	•183
第二十四章	•188
第二十五章	•196
第二十六章	•202
第二十七章	•207
第二十八章	•212
第二十九章	•219
第三十章	•226
第三十一章	•232
第三十二章	•238
第三十三章	•248
第三十四章	•256
第三十五章	•263
第三十六章	•268
第三十七章	•274
第三十八章	•280
第三十九章	•290
后记	•296



苏州的深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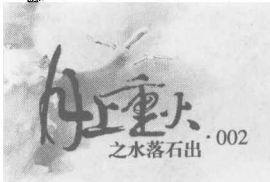
桥头桥尾的树都已光秃。前夜下过雪，这会儿还没化开，雪粒子挂在树梢，薄薄的一层，衬托着被冻成紫黑色的树皮，黑白分明。

冬季的太阳，淡金而年轻，早已沉睡在蒙眬之中。几只鸟儿如同明晃晃的箭，破空飞过。

雪芝噩梦初醒一般，坐在床上发呆。丰涉出去把银子付给大夫后，又回到房间，轻轻把门带上。

天很冷，雪芝却只穿了薄薄的单衣。丰涉刚一坐下来，便又站起来，替她拿了一件外套披在肩上。她的身材和重莲很像，肉不多，但是肩宽，骨骼舒展，无论再瘦，都不会显得单薄。以前裘红袖就说过，我这妹子身材就是生得好，肩宽腿长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习武的原因，真是羡慕死我了。

当时上官透和雪芝还是简单的兄妹关系，他以纯粹欣赏的目光上下打量雪芝一番，笑着说确实如此。仲涛看了一眼裘红袖，没说话。结果裘红袖自己接着说，某些人是不是想要说，那些不重要，我只留意胸部。仲涛笑得分外苦涩，



算我什么都没说啊。

裘红袖走了以后，上官透悄声对仲涛说：“追一个女人，你得夸她漂亮，但是千万不能说是因为漂亮才追她的——虽然事实如此”。经上官透这么一说，仲涛后悔了，说我开始确实是喜欢她的胸，但是到现在，就算那变成了两李子，我都不是很在意。

上官透说，你这些话我都不信，你认为红袖会信吗？

这些话雪芝都听进去了。这也是她一直对上官透戒心很重的原因，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跟上官透在一起会有幸福可言。前一次的告别，她其实已经做好斩断一切的准备。

然而，她却发现自己有了他的孩子。

她的眼睛黑漆漆的，好像失明一般，目无焦点地看着前方。

最后，还是丰涉先说话：“重雪芝，看来事情比较严重了。”

雪芝低头，轻声道：“我知道。”

“很严重。”

“你不要再重复了。”

“你知道这孩子是谁的吗？”

雪芝飞速抬头，怒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

“那还好。”丰涉大喘一口气，“既然如此，那很好解决呀，直接去找孩子他爹，和他商量喽。”

雪芝眼神略微闪烁一下，但是很快断然道：“不找。”

“那以后怎么办？你还没成亲呢。”

雪芝迟疑了。以她的性格来看，她应该可以咬牙果决地说，这孩子不要了。但她说不出口。

她一想到腹中是上官透的骨肉，这样的事，根本想都不会去想。

丰涉觉得这一刻时间过得特别慢。

雪芝以美艳闻名，外加武功了得，从来没有人以“柔弱”二字形容过她。但

是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她会看上去如此瘦削，像是不堪一击。

丰涉想了想，笑道：“既然如此，你说那是我的孩子好了。”

雪芝原本在沉思，一时走神。等她突然反应过来他说的话，愕然抬头：“你今天是不是病了？”

“如果说你和孩子他爹出了什么问题，我不介意当挡箭牌——不过啊，我这样的人，还不知道雪宫主是否看得上。”

丰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心里明白那人是上官透，却如何都不肯讲出来。

“小涉，你就不要再继续添乱了。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你要真知道就好喽。”丰涉咂咂嘴，拍拍她的肩，“你先休息，我回房间收拾收拾，准备回少林。”

雪芝点点头。

刚一出去，丰涉就捂着脸，自言自语道：“我是个白痴。”

雪芝当夜失眠。

她心中清楚上官透是怎样的人，他从来不喜欢被任何人束缚。突然让他知道自己不小心怀了个孩子，估计他会比她还郁闷。但是如果她不找他，以后的日子……她根本无法想象。

她需要和上官透谈一谈。但奉紫的事还没解决。

次日一大早，雪芝就和丰涉赶回少室山。

第二次大集很快就要开始，各大门派的人来来往往，少室山门庭若市，少了平日的肃穆，显得格外热闹。

雪芝找到了重火宫的一个弟子，便单刀直入问奉紫在哪里。

那弟子说，前几日上官公子来找她，她去月上谷了。

雪芝微微一怔，道：“她已经去了？”

这时，琉璃走过来，冷笑道：“一个时辰前刚回来，上官透也跟着了。”

雪芝不敢再问下去。

琉璃接着道：“据说，今天就要宣布成亲的事。”

“然后呢？”雪芝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脑中已经一片混乱。



“当然是成亲。”

“哦。”

“宫主要找她吗？我去叫她。”

“不用不用，一会儿再说好了。”雪芝快步走向房间。

雪后的少林寺，在白茫茫中展露出一片片大红色的房墙。

寺院外，几个和尚正在门口慢条斯理地扫雪，一条长长的小路镶嵌在漫无边际的茫白之中。枯树一排排横列在道路旁，枯萎的叶片、浅棕色的脚印装点着白色的雪地。

林奉紫裹着厚厚的衣裳，踏雪来到雪芝门口，敲了几下门。

很久，雪芝才在里面回应道：“我有事，回头再说。”

林奉紫对着门缝道：“姐姐，是我。”

又是漫长的等待。

终于门打开了，雪芝面色疲惫的站在门口，没有打算让奉紫进入的意思。

奉紫道：“我听琉璃护法说你有事找我。”

“嗯，”雪芝拉了拉嘴角，皮笑肉不笑，“就是看你不在，问问而已。没别的事。”

“我是去了……”

“我困了，想睡一会儿。起来再说吧。”

“你气色不好，是不是病了？”

“话怎么这么多？我睡觉了。”砰的一声，雪芝把门关上。

“姐姐，等等，我有事想要跟你说——”

喊了很久，里面都没有声音。

晚上又下起了鹅毛大雪。这几日风雪似乎不曾停过，隔着窗子都可以听见外面呼啸的风声。

雪芝突然想起了重火宫的瑶雪池。

瑶雪池红莲盛开的时节比别的地方都要长，到了冬季，池塘中又很少结冰，只有厚厚的雪铺在残叶上，非常美丽。很多人说那是一个仙池。雪芝的名

字，便是来自于瑶雪池，因为那是重莲和林宇凰相识的地方。

在雪芝看来，提起任何与大大爹有关的东两，似乎都会变得伤感。

这些年，她思念他的程度，也是只增不减。

寒风撞开了窗子，一股冷气迎面扑来。雪芝连忙起身走向窗口，却被外面纷飞的大雪吸引住了。

似乎她一生中，许多难忘的回忆也是发生在冬季。

她突然很想见上官透一面。不考虑别的事，只是见一面。

如果可以，最好再拥抱他一次。就算以后不能在一起。

她迅速穿好氅衣，拉开门出去。

快步走出了大院，冻得四肢发凉，看着黑暗天空中飘落的雪花，夜晚幽暗的红灯笼，雪芝才发现自己在做无意义的事。

这么晚了，除了她自己，谁会出来白挨冻？

而且，就算见了上官透，她又能对他说什么？

这种时候说出怀孕的事，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

虽说如此，她依然在风雪中行走了半个时辰。她知道上官透的房间在哪里，在院外徘徊了片刻，便一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后来，无论她怎么揉搓双手，都像失去知觉一般，她才想起该回去了。

其实不要见面比较好——她一直这么想着，直到回到自己的房门口，看见一个雪白的高挑身影。

她一眼便认出了那是谁，所以迟迟不敢上前。

上官透并没有走动，只是站在房外，对着她房间泛着烛光合着的窗。

他没有戴帽子，大雪像是飘落的羽毛，轻盈地落在他漆黑的长发上和白色的连衣绒帽中。三片孔雀翎在雪夜中微微泛着淡淡的光泽。

雪芝原本以为他会去敲门，或者离开。但是隔了很久，他都如同雕塑一般，不曾动一下。

最后她实在冷得不行，挪了挪脚步。

上官透蓦然回头：“什么人……”

看见雪芝，他的眼中写满了诧异。



雪芝轻声道：“是我。”

“你……一直在这里？”

“嗯，”雪芝顿了顿，走到他面前说，“有事找我？”

上官透垂目看着雪芝。她的鼻尖和两腮都被冻得通红，大而黑的眼睛比雪光还要明亮。也不知道是她变了，还是自己变了，每次他只要看到这双眼睛，就会觉得心情比以往更难控制。

但是，他只是淡淡笑道：

“没有。”

“来找重火宫其他人？”

“不是。”

“那你来做什么？”

“我只是过来看看，没什么要紧的事。”上官透抖了抖帽子，戴上，“现在很晚了，我先回去。”很自然地拍拍她发上的碎雪：“你少出门，小心着凉。早点睡吧。”

说罢，他转身离去。

雪芝却唤道：

“等等。”

上官透停下来，轻吐一口气，回头微笑道：“怎么了？”

雪芝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叫住他。在他目光注视下，她变得慌乱。

“你既然没事，又为何要来？”刚说出来，便后悔了。

“想看看你。”

他们之间保持着很长的距离。但是他只要跟她说话，语气就会不由自主变得温柔。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一瞬间击碎了雪芝所有的防线。

她握紧双拳，在心中对自己说：告诉他。告诉他所有的事。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事比终身幸福更重要？江湖之大，英雄辈出，绝不会有人介意少一个巾幗丈夫。

冷寂的空气中，雪花乱舞。

最后她说出口的，却是：

“我听说你已经向奉紫求婚了。”

上官透踌躇半天，才道：“是。”

“既然如此，你不应该来这里。”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

“几时成亲？”

“明年五月间吧。”

雪芝怔怔地看着他。明年五月，他们的孩子也快出世了。

她的眼眶湿了，几乎要控制不住。

“你喜欢奉紫吗？”

“不喜欢，”上官透凝视着她，“我喜欢你。”

指甲几乎掐入肉中，雪芝依然强忍着眼泪。接下来的话，她几乎不敢相信是自己说的。

“那……你也收了我，可以吗？”

“……什么？”

“我不介意做妾。”

上官透一脸错愕。他几度开口，都寻不到合适的词语。想了半晌，他才道：

“这不像是你会说的话。”

“我知道，但是我有……”

还没说完，上官透已断然道：“不行。”

后面的话，想来是再也没机会说了。雪芝涨红了脸，指着他怒道：“那你滚！你这种行为最让人恶心了！”

上官透不再看她，转身走了。

刚走几步，雪芝又道：“上官透，以后你最好不要后悔！”

上官透不敢回头。他知道雪芝在身后哭了，所以深深皱眉，走得更快。

翌日，大雄宝殿。

群雄一直在讨论关于“莲翼”的事。重雪芝坐在重火宫人群的最中央，目光



涣散，却时不时不受控制地瞥向月上谷那一边。

上官透一来，奉紫就站过去。他们之间的气氛显得有些尴尬，很少交流，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注目。

他们之间的事有了怎样的处理结果，大家都心照不宣。

上官透却始终没有看雪芝一眼。

他看的是另一对年轻的情侣，十分纳闷——夏轻眉和柳画。

林轩凤和原双双都没有来灵剑山庄，夏轻眉和柳画却来了。他们两个并肩站在丰城后面，有说有笑，柳画时常踮起脚尖在夏轻眉耳边私语，夏轻眉凝神点头，然后又笑开了握握她的手。这俩人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都是一次比一次亲昵。若不是上官透见过夏轻眉的另一面，一定会觉得他们年初成婚都太迟了些。

上官透知道雪芝在看他，所以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物上去。

这些事全部被丰涉看在眼里。没过多久，丰涉垂头对雪芝悄声道：“可怜的雪宫主，情郎被妹妹抢了，还得哑巴吃黄连，让本少爷来安慰你吧……”

雪芝道：“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让你死在这里。”

“还是这么泼辣，难怪人家不要你。”

雪芝的剑刚抽出一半，丰涉便抢先道：“好了好了，等等看释炎大师怎么说。”

这个时候，一个小厮偷偷溜进来，在夏轻眉耳边说了几句话。夏轻眉微微蹙眉，若有所思地点头，拍拍柳画便离开大殿。

他出去后半晌，上官透也出去了。

原本是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怀疑才这么晚出去，但是夏轻眉跑太快，上官透找到他的时候，似乎已经错过了关键的对话。

他在一个小院中和一个女人说话。

冬季的树木都已干枯，上官透只得藏身于围墙后，所以听得不是很清楚。

那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但显然愤怒已极：“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今天等着身败名裂吧！”

“干娘，您不能这么对我的，我也只是一时糊涂，如今事将大成，您不能因

为一点儿女情长就……”

“都是狗屁！不必再多说了！”说罢脚步声渐近。

上官透正待移步，便又听到夏轻眉说：“你做事之前好歹也想想，这样对她损害会有多大。”

上官透依然是一头雾水。

那女人很久没有说话。

夏轻眉继续道：“既然都已经不可挽回，你为何还要做那么多无意义又损己的事？重点是，你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议论她和两个男人的事吗？”

“夏轻眉，你好样的，你做事够狠，够绝！”

到这里，上官透才听出来，那是原双双的声音。

“我也只是跟干娘学了点皮毛。”

“从今以后你不能靠近奉紫半步，不然我难保会做出什么事！”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他们说到这里，上官透心中渐渐有了个底。但是他的设想把自己都吓着了：对奉紫做过无耻之事的人，极有可能……不是自己？

这时，身后有人说话：

“啧啧，原双双果然不是一般女人，真变态。”

上官透立即回头，略显愕然。

丰涉正笑吟吟地站在后面，眼睛大而亮，手中抛玩着一个小瓶子。

“不知道五道转轮王金丹吗？”

上官透刚做了一个“嘘”的动作，丰涉便笑道：“不必担心，我是来找变态女人的。”

此时，院内的夏轻眉已经喝道：

“什么人？”

“玄天鸿灵观丰涉，有事想要请教原教主。”

里面突然安静下来。

丰涉又转眼看向上官透，声音放得很轻：“上官公子果然是君子——虽然君子从不帘窥壁听。”



“你是站在芝儿那一边的吗？”

“当然。”

“既然如此，有劳阁下了。告辞。”

“你不想知道真相？”

“真相我已猜中八九。而且，此地不宜久留。”说罢，身形一闪，往大殿赶去。

大雄宝殿。

众人依旧议论纷纷，意见相左。

寺内很少如此人多口杂。淡淡的青烟四起，窗外，几枝红梅初绽，花影重重，雪景显得更加孤寂。

上官透刚一进来，便再忍不住望向雪芝。

雪芝靠在椅背上，红衣黑发，身上裹着一条雍容的白狐裘，略微低垂着眼帘，艳丽得仿佛不属于这个尘世。

他轻抿唇，很想立即过去跟她说他的猜想。

但是不能。

在什么都没有确定之前，他不忍再让她失望。

雪芝一脸疲惫，似乎累得再没有力气抬头，再没力气看他。

上官透刚坐下来，夏轻眉也回来了。但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工夫，丰涉才跨入殿门。只是留意丰涉的人很少，就算留意，也不会太多心。

除了丰城。

他看了丰涉几眼，眼中有些许迟疑，些许惶恐。但很快，他便继续和旁人交流，不再分心。

时间过得很漫长。

两个时辰后。

华山、峨眉以及武当总算达成协议，打算以在不干涉彼此派内事务的情况下互相调查，同时还会组织一个帮会，云集各门派高手，专门追寻“莲翼”的下落。其他门派也纷纷效仿。

现在就等着武林宗师释炎的发话。

释炎走到大殿中央，道：“阿弥陀佛，老衲与诸位掌门已定下最后的……”
话到此处，忽然看向门口，“既然雪燕教也来了，还得看看原教主的说法。”

众人的目光转向门口。

原双双正带领着雪燕教的数位弟子站在大殿门口。

然而，她却握紧双拳，咬牙切齿地看着夏轻眉。

夏轻眉一对上她的目光，脸色大变。

几条树枝因受不住凌寒冰冻，断裂开来，发出清脆的声响。

之后，万籁俱静。

红梅依旧盛放。

“奴家今天来，不是讨论莲翼一事，而是来替林庄主捉走他的不孝徒弟。”

释炎略微迟疑，道：“原教主说的是……”

“夏轻眉！”原双双长吐一口气，努力保持镇定，“现在当着天下英雄，你在这里说清楚——当年做过那种事的人，到底是谁？”

林奉紫倏然抬头。

夏轻眉面色苍白：“我怎么可能知道？”

柳画先是很平静，然后惊诧地看着夏轻眉和原双双：“你们在说什么？”

在场的人，均一脸疑惑。

原双双快步走进大殿，扔出一个肚兜，还有一个剑穗，统统砸在夏轻眉脸上：“你做过那种苟且之事，便想嫁祸到上官公子身上？这些东西，都是我在你房间里搜出来的！”

林奉紫看向那肚兜，没过多久，血气便冲到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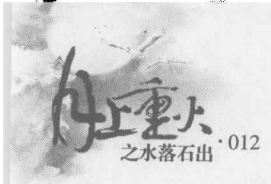
夏轻眉反复看了看那两件东西，错愕道：“我不知道！这肯定是别人嫁祸于我！我和画画马上成亲了，我怎么可能……”

雪芝睁大双眼，看向他们，生怕听漏了一个字。

“不可能？”原双双扔出一个彩色脸谱，“那这又是什么！”

那是霸王的京剧白面脸谱，主色调是黑红白三色，额心有六个红色小圆，一个大圆。脸谱面容僵硬，显得有些狰狞。

然而，看到面具后，反应最大的不是夏轻眉，而是林奉紫。



她捂住嘴，却还是没掩住失声尖叫。

夏轻眉面如土色，看着原双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所有人都在惊诧与迷茫之中，唯独上官透，只是静静地看着夏轻眉和原双双的眼神交流。

他们之间一定还有秘密。

这样的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夏轻眉将身败名裂。既然如此，他如果有原双双的把柄，一定也会毫不犹豫灭了她。

但是他没有。

剩下只有两种情况：一，原双双没有把柄在夏轻眉手上；二，原双双并没有摊出最后的王牌。

倘若是第二种，那对夏轻眉这样的人来说，名誉没有了，剩下的也就只有命。

究竟如何才能逼出真相？

他们一定有软肋。

软肋，又在哪里？

冰天雪地，北风刺骨。

原双双虽面露忧愁之色，走向奉紫，却是一脸怜惜：“我的孩子，我们都错怪上官公子了，这个奸贼的过错让大家来讨伐，你父亲也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奉紫捂住双耳，紧闭双眼，仿佛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教主这就带你离开，以后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教主都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她一边试图拉下奉紫的手，一边柔声道，“咱们现在回去……”

“请留步。”

年轻而温润的声音自人群中响起。

庭院中，寒风呼啸，雪花数千点，卷落枝头。

上官透站出来，缓缓道：

“我与奉紫的婚事，还请教主应允。”